

·江南文化拾萃·

中国丝业博物馆：寻回百年传奇

□陆阳

闲暇之时，我总喜欢去南长街逛逛。走过弯弯的大桥，就能看到静静伫立的几幢红墙砖砌的民国式建筑，那就是中国丝业博物馆。

明清以来，无锡丝业发达，客商云集，“丝码头”的名号人人皆知。二十世纪初，民族工商业风起云涌，缫丝、纺织和面粉产业，成为锡城三大支柱产业。以永泰丝厂为代表的无锡众多缫丝企业，经三十余年的励志奋进，将无锡缔造成为国内外公认的“丝都”。无锡丝厂总数，蚕丝产量、品质和出口的吨位，均为国中榜首，勇立时代潮头。

徜徉于中国丝业博物馆，在这片由文物、图文、实物模型、高科技设备所构筑的“时光隧道”中，我品读了中国蚕丝的千年历史，更寻回了无锡丝绸工业的百年传奇。

中国丝业博物馆所在之处，正是永泰丝厂的旧址。如果说无锡丝业是中国丝业发展的缩影，那么永泰丝厂，在中国乃至世界丝业舞台上曾经演绎过一出精彩的史剧，人物鲜活，韵味悠长。

永泰丝厂1896年由无锡籍旅沪巨商薛南溟在上海投资创办，是当时上海滩上较早创办的民族资本缫丝企业之一。三十年后的1926年，永泰丝厂从上海迁移现址。薛南溟出身于无锡望族，其父正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家薛福成。薛福成是当时少数“睁眼看世界”的新型知识分子之一，

对发展民族工商业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。他去世以后，儿子薛南溟秉承父志，由“宦”而“商”，通过创办实业的形式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。

中国丝业博物馆展厅橱窗里陈列的两张“金双鹿”商标，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目光。经过岁月的洗礼，商标的纸张已经微微泛黄，但这代表着当时我国生丝产品的最高质量。

当我民族工商业还在蹒跚学步之际，就不得不面对来自日本企业激烈的面对面竞争。为求生存，也为振国威，永泰丝厂不惜工本提高“缫折”，以提升生丝产品的质量。这一举措，尽管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支出，但也收到了预期的成效。“金双鹿”厂丝，无论是纤度，还是匀度，“较之日本之最优秀等丝，绝无逊色”，在纽约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，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。当时《申报》和《新闻报》上的市场消息栏内每日均有“金双鹿”成交的价格，并以此作为外贸厂丝的价格标准。永泰丝厂已为国内外丝业界所瞩目。

永泰丝厂迁址无锡以后，薛南溟开始退居幕后，在美国留学的儿子薛寿萱接受召唤回到国内，回到无锡，接过了振兴家族大业的重担。就在他上任的同时，日本缫丝厂成功研制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多绪立缫式丝车。但为了垄断技术，这类立缫式丝车被日本方面严禁出口。薛寿萱招揽了

一批留欧留日的技术人员，加紧进行研制开发，寒来暑往，数度攻关，终于制造出中国第一台多绪立缫车，被称为“永泰式立缫车”。最早的是三十二绪的立缫样车，后在生产实践中又进一步改进、完善，定型为二十绪缫机，并投入批量生产，逐步推广到各丝厂应用。

博物馆的庭院，绿草如茵，安放蚕茧女的塑像。两位民国装扮的蚕茧女，一坐一站。坐着的那位，正从热气腾腾的木桶里抽出蚕丝，卷绕于丝筐上；一旁站立的那位，手里端着竹匾，里面满是白花花蚕茧。

江南地区，素有植桑养蚕的传统。永泰丝厂跳出单一的工业生产领域，把改良的视角延伸到前期的蚕桑领域，走出了一条工农结合、以工辅农的路子。丝厂设立了专门的蚕事部，发动和指导四乡农民科学种桑养蚕。生产改良蚕种，低价发售给蚕农饲养；广泛设立薛氏茧行，就近大量收购蚕茧；组织养蚕合作社，在生产和销售上开展互帮互助……一时，无锡以及周边地区遍布“薛”字招牌的茧行和合作社。今天人们热衷谈论的“公司+农户”的农业经营模式，一百年前就已经在无锡“开花”了。
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那几年，可谓是中国民族缫丝业最黑暗的时刻。当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袭来之时，众多缫丝工厂时开时闭，艰难度日。薛寿萱的留学

经历，使他具有高于其他同业的眼光。他联合其他几家有实力的缫丝工厂，组成了生丝股份贸易公司，突破原来沿用了数十年的由洋行间接销售的传统，直接对外出口生丝。永泰丝厂还直接在美国开办自己的销售公司，在英国曼彻斯特、法国里昂、澳大利亚墨尔本等地聘请代理人。当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之时，永泰丝厂产品反而成功地登陆美国本土，并进而将市场直接扩张到欧洲，这在当时的中国企业界堪称传奇故事。

法国小说家马塞尔·普鲁斯特在他的代表作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中有句话：当现实折过来严丝合缝地贴在我们长期的梦想上时，它盖住了梦想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中国真的仿佛一个巨大的黑色空间，四周漆黑，乌云压顶。普通人在窒息下苟活，勇敢者则选择在背负枷锁地奔跑。永泰丝厂，正是这样的勇敢者。

随着产业的转型，缫丝工业在无锡成了“明日黄花”。永泰丝厂也完成了作为工厂的使命，这里保留下来的一砖一瓦，连同古运河的旖旎风光，一并成为了景点，定格在历史中。站在博物馆的庭院之中，当年车水马龙的景象不复眼前，玻璃窗内不会再传出机器轰鸣声，厚重的厂房也已经“衰老”，可是身躯依然倔强。它在等待着人们走近，倾听一段永远不会凋零的传奇。

·琐记·

留得住乡愁的地方

□徐跃平

父母亲现在居住的乡下屋子，是在1990年将原有的老房拆除后原址重建的，至今已有30年了。

被拆的老房模样，我还留有印象，又小又矮，远远没有现在的房子宽敞，至于原有老房建于什么年代，我没有向父母考证，只知道新、旧房屋是我儿子与我出生的地方。

1990年新建老房时，我已高中毕业，还没谈对象，父母亲决定翻建房子，也是为了我的婚事着想，“栽下梧桐树，引来金凤凰”。

建房时我们一家齐上阵，干劲十足。当时公路还不通，所有材料都需要用船运到房前的码头上，然后再靠人力移到岸上。为了增高地基，又运来一船又一船的泥土，我也曾独自挑了一船土上岸。

父亲当时已是一名出色的泥瓦匠，正好发挥他的特长，包揽了整个房子的设计、施工以及质量把控。他在有限的空间里规划了晒粮的平台，在人蹲下烧柴火灶的上方隔了存粮的粮仓，上平台的楼梯转角下是洗澡的地方，在房子的西南角还预留了养猪的地方，各个功能区安排妥当，客厅、房间、厨房宽敞明亮，也都安装了纱门纱窗，亲戚邻居看了纷纷夸奖。

新建好后的1991年，乡里发生洪涝，巷道里面都有了水，我家由于地基高，没有受到影响，邻居都把粮食转移到我家存放。

再一年，我如愿在新房里举办了婚礼，又过了一年，我的儿子呱呱坠地，全家建房时所付出的辛苦得到了补偿。

转眼间，三十年过去了，父母也渐渐老了，房子也旧了，现已成了我们口中的“老家”。

随着儿子的长大，那老房子也显得拥挤了。1998年我在集镇上买了一套房，搬出了老家。我弟弟初中毕业后就离开了家在外继续求学，现也早已在外地安了家，只剩下两位老人在老家留守。

他们也曾短暂地在我们兄弟俩家住过，但都以不愿爬楼梯、住不惯、没有邻居能串门为由，仍坚持回老家，种田、种菜，听鸡鸣犬吠，看袅袅炊烟，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。故园难离，也许老屋承载了父母更多的情感依托。

但老屋毕竟是老屋，没有抽水马桶，还是那种旱厕蹲坑，洗澡间没有热水器、热水龙头。当时墙壁粉刷的还是石灰，也已开始掉落。而父母年纪也七十出头了，生活在老屋中有诸多不便。考虑到他们将在老屋中终其一生，我们兄弟俩决定翻修老屋。

刚开始，父母不同意，认为没必要，是浪费，这么多年他们习惯了，生活上的困难能克服。经再三动员，我又说孙子要带女朋友回来，他们这才同意。

思想问题一解决，行动就很迅速了。父亲也再次披挂上阵，发挥余热，全程主导、参与，还承包了所有瓦工活。水电工、铝合金工、木工陆续进场。厉害了！乡村工匠，具有化平凡为伟大的神奇力量，何况老屋本身没有硬伤，底子好，装修后焕然一新，更加亮堂。在原有晒粮平台上加装了阳光房，冬天任外面冰冻三尺，阳光房内温暖如春；天井走廊进行了封闭，就算疾风暴雨，屋内都不受影响。

现在老屋各种家电、生活设施一应俱全。公路也已接通到家门口，出行也很方便了。最妙的是孙子孙媳妇为新居共同手绘了一幅画，装裱好后放在厅堂，老两口闲暇时不忘欣赏。父母亲在老家住着很开心，说城市里的别墅也比不上。

家是心灵的港湾，家若在，心就在，老屋在，根就在。如今条件好了，看到父母住得舒心悦快，我们做儿女的也很欣慰。

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让我们继续努力，把老家建设成为唤得起回忆、盛得下亲情、留得住乡愁的地方。

·世间·

还账

□王伟

我所在的派出所曾接到一封外地来信，大致内容是请求我们帮助寻找几十年前的东风齿轮厂。这种求助根本没有由头，而且时间相隔太久，民警也无能为力，只好先搁置下来。

过了一个多月，有个50多岁的赵姓汉子从河北石家庄风尘仆仆来到所里，说那封信是他写的，为的是完成他父亲的一个心愿。见迟迟没有回音，他就带着父亲专程赶到无锡打听消息。

60多年前，老赵从老家考入无锡一所学校。转眼几年过去，毕业离校的日子就在眼前。那时国家正在困难时期，老赵家里人口多、负担重，弟弟来信说家里快揭不开锅了。看过家信，老赵心里不是滋味。那年头上大学国家发放助学金，在学校比老家日子稍好点，但他也没有能力帮助家里。

老赵在一次外出时路过东风齿轮厂，正碰上有辆卡车拉了一批产品出厂，由于路上颠簸，车上掉落两个没有控好的铜件。老赵看到后赶紧捡起来，脱下外衣裹住，往回走准备归还齿轮厂。别人一看包裹的衣服上别着校徽非常相信他，也就走开了。老赵走着走着，想起家里的困难，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打消了完璧归赵的念头，悄悄抄小路返回学校，把铜件夹藏在行李里面。

老赵毕业后回家，把铜件卖给了废品收购站，缓解了燃眉之急，帮助全家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。可是，老赵从此背上了心理包袱。

如今，老赵已是80岁高龄，身体状况大不如前，行动越来越不方便，已经不能独自外出了。他把儿子叫到身边，一五一十述说此事，提出要来无锡一趟，务必要找到东风齿轮厂，当面给人家赔礼道歉。60年沧桑巨变，大赵在网上查询很久，也向无锡的客户打听过，却始终没有找到齿轮厂，就连齿轮厂门前的马路也人间蒸发了。

大赵劝父亲别白费劲了，说根本找不到的。老赵吹胡子瞪眼，说再不抓紧解开这个心结，只怕永远来不及了。大赵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好抱着

试试的心情，向原齿轮厂所在位置的派出所求助。

说实话，我们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。事发年代久远，在档案室里翻阅很久，也没找到当时的报案记录，于是所长让我找当年在所里工作的退休民警了解此事。从他们口中得知，东风齿轮厂几经更名和重组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破产清算，原来的厂址现在成了一个住宅小区。不过，有位退休民警听说过齿轮厂曾丢失铜件，却没有报案，依稀记得当事驾驶员姓朱，他认识对方的侄子。虽然厂子倒闭了，但人还能找到，或许可以帮上忙。

第二天傍晚，我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，说他就是我们寻找的驾驶员老朱的小儿子，如今开了家咖啡馆，欢迎赵家父子过去坐坐。下班后，我带着赵家父子一起到了咖啡馆。老朱告诉我们：他父亲当时发现丢失铜件后吓出一身冷汗，立即一路往回走，边找边打听。有人反映是一位大学生捡走的，这会儿应该还到厂里了。回到工厂，领导说根本没这回事。幸好民风淳朴，大家不相信驾驶员会监守自盗，也不相信大学生会顺手牵羊，便没有报案。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铜件是在老朱手里丢失的，处罚是逃不掉的，他由此被降了一级工资。

听了这话，老赵赶紧握住朱老板的手，反复念叨：“我来晚了！我来晚了！我给你家惹了这么大的麻烦，真不应该啊！”

老赵想见一见老朱。朱老板说，老朱已经过世5年，如果活到现在，该有93岁了。吃过饭，老赵执意要按自己的标准付钱，不消说，包含了对老朱的补偿。

在送赵家父子回宾馆的路上，朱老板打来电话，说他父亲在世时经常对子女提及此事，但从没骂过捡到铜件的人，只是一个劲儿地说：“那时候大家都过得挺不容易，谁没有犯错过呢？能饶人处，就要体谅别人的难处。”老赵听完，当即老泪纵横，使劲点头说：“嗯，人不在在，但账不能欠。有生之年我要是能来无锡，我还会来你店里做客。”

这是我听说过的最有温度的故事。



荷氏姐妹 赖学香 摄

·门前风景·

太湖边的港湾

□曹友伦

太湖和湖边的河流，是有亲缘关系的。当水流到太湖边时，河水与湖水就交融在一起，再也分不清谁是谁了。但湖水河水性格各异，河水在缓慢流淌时婉约含蓄，极像一个妙龄少女在漫步；而湖水平静时虽然也很温柔，但在风吹浪打后却性格刚烈，风大时还会开出浪花，并发出骇人的咆哮。

浪涛涌过两岸绿色的芦苇屏障后，不断冲击河道的出口处，把那里的河岸雕琢成各种各样的形状。久而久之，河口就变得深沉宽大，这就成了太湖的港湾。

石桥河的港湾叫石桥港。因为港口大，湖边人就把它叫作大港口。石桥港除了河流出口有宽阔的水域外，小河居然在这里还另生支流，转而向南流去，河道延伸不足百步，却又再次转向，直穿芦苇而流向太湖。这样，一条河流就有了两个港口，这也许就是人们称其为大港口的由来吧。也因为这条短短的支流，竟把港口旁的一片芦苇生切割，使这片芦苇变成了一座孤岛。

孤岛上的芦苇是一个神秘的地方，湖边的小村人大多没有去

过那里。小时候，我曾听到不少关于那片芦苇的传说。据说在那个入迹罕至的芦苇丛中，暗藏着一条叫芦泊的大蛇。那蛇很长，长到见首不见尾，但从没有人见过它的真容。

太湖广达三万六千顷，在湖岸周边，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港湾。因为除了河水流到太湖出口的港湾外，还有不少隐藏在芦苇荡中的小港。小港很小很短，从太湖穿过芦苇，小港很快就到了尽头。

这种形似小河的港湾，是人工开凿出来的。因为靠近芦苇的圩田种植着水稻、茭白等农作物，而这些作物都少不了水。因此，就有了小港。小港尽头都安装着水车，每当圩田缺水时，总有人用双手扶着水车上的横杆，双脚脚踏连同车斗的小木棍，就像现在的人们脚踩跑步机，不停地蹬呀蹬，随之水车中的车斗就把小港里的水车上来了。

河流的港湾，并不仅仅是风景的点缀，也不仅仅是为了灌田，她也是渔民的家。

每到傍晚时分，在太湖中捕捞了一天的渔船就开始回家了。

渔船回家，姿态各异。有挂着半帆的，有摇着橹桨的，船行的速度在此时却都缓慢，仿佛像归巢的鸭子慢悠悠地向港口游去，伴随渔船回家的还有活水舱中蹦跳的鱼虾。

这时，港口早有人在等候他们了。那是来湖边买海鲜的人们。从孩童时代到不惑之年，石桥港湾是我常去的地方。某个初夏的上午，突然刮起了大风，石桥港湾里的渔船都不敢出湖了。这个季节正是青虾产卵的时期。每当此时，青虾们便成群结队地来到芦苇荡中繁殖后代。岸上人也常在这时来到湖边，钻进茂密的芦苇捞摸青虾。芦苇中有很多小水潭，水潭和湖水相通。青虾常游进安静的小水潭产卵。捉虾人都了解青虾的习性，便也跟着来到芦苇荡中。

那天，当我听到哗哗的风声，看到老屋旁的河水向太湖奔泻，就知道正是捞摸青虾的好时机，也知道渔民朋友今天一定不会出湖捕鱼，便提着小鱼篓直奔石桥港湾。

我在停歇的渔船中找到了渔民朋友，要他用渔船把我摆渡到